

●一次偶然相遇 ●一段尘封故事 ●一位传奇英模

(上接第二版)“现在我啥都会!”她笑靥如花地告诉记者。

李文祥老人疼爱地笑她:“你还会吃呢。”

陈宝珍对闽南话还听得懂,已说不好了。她常想回福建走娘家。1968年表姐去世,她卖一头猪81.60元,零头留给丈夫过年,独自回了一趟梅山镇。此后43年与亲戚失去了联系。今年年初省委卢书记慰问后,她陪丈夫又出了两趟门,一次是参加春节团拜会,一次是出席报告会。她总共只走出去3次——50年,3次。

黄河岸边这片广袤平原,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,曾发生过晋楚“城濮之战”、齐魏“孙庞斗智”、五代“刘桥之战”。革命战争年代被称为华北“小延安”,邓小平、刘伯承、杨得志、万里、杨勇、宋任穷、段君毅等在这里指挥战斗,晋冀鲁豫野战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就在白衣阁村打麦场上召开,段君毅的老家在村内东街。

在这片土地上,后又担任生产大队长的李文祥,火力点始终对准一个顽固的敌寇:“我就不信,改变贫穷比打仗攻山头还难!”

他特别喜欢站在村口敲钟。那是一片挂在树上的旧铁犁铧,却每天发出乡村集结号。抬眼看钟头,该上工了,举起铁棍当当地敲,钟声传遍全村,家家户户都能听到,社员荷锄扛锹从各个院落涌出来,一起走向田野集体劳动。他带领社员们,头上举了孟楼河挖河工地,第二年上了陈楼支渠挖渠工地,饿啃干粮,渴饮凉水,困了就和衣躺在河坡草地上,曾连续奋战40多天没进家。

1966年里县发展水稻,在南方见过种稻的李文祥,主动担任稻改队长,日夜蹲在稻田钻研种植技术。以往亩产小麦300来斤,种稻第一年就收了千把斤,男女老少捧着白花花的米欢喜雀跃。只难为了做惯了面食的女人们,大米干饭常常煮糊了锅。

丰收以后,李文祥坚持先向国家交公粮,再给社员分口粮。结果国家交公,口粮不够吃,不用再买统购粮了。虽然后来水道阻断,水稻只种了四五年,但黄河水改良了土壤,三四百亩盐碱地变成良田,如今小亩亩产可达千斤,群众生活逐渐富裕起来。

李文祥保存了一张1974年的奖状,当时正值“文革”,他却因三秋种麦贡献突出而获奖。

十年浩劫,乡村也在武斗夺权,附近的陈楼连土枪土炮都用上了。但老8队有李文祥这个主心骨,个人兴风作浪也闹不起来。李文祥牢记公社武装部长的话:啥也别管,搞你的生产!一天,社员匆匆来给李文祥报信,让他赶紧逃,造反派摔了一块“打倒李文祥”的牌子,准备让他游街示众。他跑到了六七里外的傅亭村妹妹家。过了几天,有人叫他回去,他说:“叫我回去游街么?”来说还让你去管稻子。

闹得最凶时,就在李文祥家附近的操场上,造反派给县长和书记挂黑牌子批斗大会,陪斗的还有许多干部。这时人们已几天不见李文祥的踪影了。他守在稻田里,玉米睡草庵,饿了就和几个社员烧嫩玉米棒子吃。他说:“打敌人咱去,斗自己人咱不去。”稻子抽穗时出了飞虱,幸亏他及时发现组织打农药,才保证了丰收。

现任主任董明亮,常来李文祥老人家串门儿,聊聊村中大事,听他出出点子。董明亮特别提到那一眼死而复活的机井。去冬今春,那场特大旱灾袭击中原,麦田浇不上水,眼看要大幅减产。当过多年生产队长的李文祥,知道村东北角那一眼井水头最旺,可它已淤死产生报废。老人便自己拿出450元钱请人掏井,这眼机井又汩汩地喷出水来,周围的农田再也不愁干旱。去年患脑血栓以后,老人还常常央求女儿:“你用三轮车驮我去地里喂,让我看看庄稼。”

一面镜子 映照灵魂的明暗 问我们:你活得无愧吗?

李文祥老人很后悔。

他拍着膝头叹息:“哎呀,后悔了!给党和国家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!……那天,要知道来的是省委书记,俺不会把包拿出来,省委书记说说话动大驾,俺要不拿出来,卢书记也知不知道。”

豫东方言常把“不知道”说成“知不知道”。

春节后,趁市里把老人接到濮阳市人民医院体检的3天时间,家里进行了简单修整,堂屋装了顶棚,破厨房改成了板房。以前最贵重的只有一台21寸老电视机、一台生锈的缝纫机,现在添置了沙发和彩电,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和暖气管……这些有民政部门帮助的,有部队送来的,也有敬慕者赠送的。

老人呆呆看着焕然一新的家,记者感觉到,他对眼前新式物品的概念是模糊的,他不知道,也不关心,究竟这些物品价值多少。他看见的只有情义,他坐卧不宁地标志着,忧心忡忡地不安着。在心中的一台施与受的天平上,他以往献身付出的施轻于羽毛,现在纷至沓来的受却重如泰山。他不能坦然于这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。

“我要知道你们收拾屋子,就不去濮阳体检了。”他懊悔地念叨着,甚至希望大门外不再有人进来,“没人来,就不花钱了。比我好的人多得呢。一个老头子,没必要花钱,有钱建社会主义多好!”

古稀老人的一份心跳,省委书记

记卢展工听到了。

3月31日中午,全省首场“李文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”后,卢书记会见报告团成员,省领导孔玉芳、刘春良、颜纪雄等参加会见。

时隔近3个月,李文祥老人又见卢书记,心头一热,老眼泛起泪光。卢书记像一位晚辈,快步上前扶住老人:“李老,又见到您了,很高兴啊!”李文祥的老伴笑道:“听说要见卢书记,他激动得一夜没睡着。”卢书记坐在老人身边,亲切地拉起家常。沙发软,他让老人“往后靠靠,坐得舒服点”。老人如见亲人,向他诉说后悔:“你回老家以后,好多人来看我,俺给党委、政府,给大家添麻烦了!”卢书记抱歉地笑了,安慰老人:“是啊,本来您的生活是那么平静,很不好意思破坏了您的安静生活。这些日子是这么多人不断去看您、向您学习,您又是从来不愿给大家添麻烦的,但您的事迹和精神正是我们现在要大力弘扬的啊!不要后悔,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”

卢书记叮嘱老人家乡的领导同志:尽量不给老人带来更多负担,“不能让李老累着,毕竟这么大年纪了。”

合影时,卢书记扶老人在前排坐好,又从领导们站的后排俯过身来,帮老人整理胸前的奖章,说:“这些奖章多少年都没挂了?一定要把它们露出来。”

临别,卢书记献上一束鲜花,老人的微笑在花丛中绽放。

卢书记十分快慰,看得出来,下乡调研慰问无意之中发掘出一个重大先进典型的过程,使他享受了一名探索者的乐趣,拥有了一名发现者的成就感。他不禁赞叹:河南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!

范县早在260多年前,就已为郑板桥津津乐道。这位冷傲的“扬州八怪”之一,清乾隆七年至十一年(1742—1746)曾任范县令近5年,“衙斋卧听萧萧雨”,他抚摸这片大地的目光竟如此温柔:“范县民情有古风,一团和藕又如容。老夫去后相思切,但愿人安与年丰。”

淳朴和藹的民性乡风,正直忠勇的道德伦理,无疑也渗透在共产党员李文祥的血脉之中。

到村里采访,从一群老汉的谈笑声中,隐约听到喊李文祥“黑”。记者追问什么黑,他们说,李文祥外号叫“黑老包”,既指他脸色黧黑,不怒而威,也指他正气凛然,刚正不阿,就像戏曲中的包公。一提“黑老包”,全村老少都知道是那个敢住在老公庙的李文祥。

老7队的韩福运,从小就和李文祥一起挥舞树枝玩打台游戏。他说,文祥这个人言语不多,但爱说理。他性子刚强,说出话来,大家都跟着走他那个路,因为他说的是正理,别人说的没他那个理真,他是为了集体,以理服人。

当村干部,想多吃多占是方便的。生产队会计陈玉文说:“有的村卖好儿头大牛都不够村干部花,吃得了天天想出去吃喝,群众反映很大,反映了也白搭。但是李文祥当了多年干部,最清白,风气正,没有多花集体一分钱,没有多吃集体一粒粮食,分粮分红都是按人头参加分配。因为有他,老8队的干部都很正派。”

因为生产队长常与会计商量工作,副队长一度怀疑两人走得近有猫腻。心底无私的李文祥定下严格制度:会计不管现金,另外公选一人管现金。那时仓库等于金库,虽然难有只粮粮食,但集体公积金、公益金和花钱买肥料,买农药等都靠这粒粮食换取。李文祥给仓库配了4把锁,仓库保管员、会计、贫农代表各一把,再给副队长一把,自己却不染指。群众对干部放心,老8队风平浪静。

当了十七八年村干部的李文祥,“官儿”越当越小。白衣阁自然村内,行政村建制分分合合,1970年以来先后划分过4个大队,2个生产队,5个生产队,8个生产队,90年代成立东、西、南、北街4个村民委员会。曾任生产大队长的李文祥,分成5个生产队时,他成了3队队长;分成8个生产队时,他成了8队队长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他更是主动辞职:“我年纪大,文化低,还是让年轻人上来干吧。”

权力、官位,能对无数人产生强烈诱惑,李文祥却是一个“绝缘体”,即使穿过诱惑的鹅毛大雪也能雪不沾身。究其根本,还是来自战火中的启蒙。他说过,当年谁在战场上提拔,就意味着牺牲得更早更快,因为当兵责任小,当官责任大。当干部的肯定是迎着死亡冲锋在前。淮海战役中,李文祥一个月升两级,先提副班长,又提班长,那是因为他敢拼敢死。那时接到提拔任命,不会弹冠相庆,只会义无反顾慷慨赴死。

无论战争年代,还是和平时期,他认为党员干部始终都应如此,摩顶放踵地牺牲,毫无保留地奉献,不斤斤于个人利益,忠诚于党的事业,而事业就是使命,就是责任,心随责走,责随职走,除此之外别无所欲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党和国家注重落实老干部、老党员、老军人的生活待遇政策。对于建国前就参加革命上,并入党的李文祥来说,脱离农村贫困生活的机会来了。

1979年,当农民17年后,原单位福建省建设厅突然来了两位同志,告知组织上决定恢复他的干部身份,请他回福建工作。原来一同返乡支农的人都要回原单位了。李文祥很感动:“这么多年了,没想到组织上还惦记我。”来看他家境寒俭,说城市比农村好,催促他收拾家当启程。他反而

冷静下来:“困难是暂时的,日子慢慢会好的。我在农村这么多年,已经习惯了。再说我是生产队长,村里群众也需要我。要是大家都去富的地方,穷地方没人来,那不就更穷了?”

1984年7月,县民政局按他原工资额的40%每月发退休救济费26.48元。1985年福建原单位又派人外调,确定从10月起每季度给他寄发退休补助。他拿着收据找到县民政部门,说不能两头拿钱让国家吃亏,不再享受救济费。2005年,福建原单位倒闭的消息传来,停发补助费。2006年1月起,县民政局每月给他发老复员军人补助费300余元。

女儿金英那次惹恼父亲,大概就是第一次领老复员军人补助费。春节前夕接到通知,金英去乡民政部门领了几百元钱。往常过年割七八斤肉,这次欢喜盈盈地赶集割了十来斤肉,谁知回家父亲一问缘由,就嗷嗷地吵起来,吵得一年都没过好。

拒绝,无数次地拒绝,李文祥从来不做加法只做减法,虽然他绝对有资格享受尊崇,虽然他也有权利享受优厚。

他符合离休条件,却不提出申请,至今没有享受待遇。1979年,2001年全国优抚对象普查时县民政局12次核查,1985年,1993年全国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排查,2009年全国新中国成立前后夹模资料调查,还有军转干部普查等等,他都有意“潜伏”或主动“漏网”。

催他填写的表格一次次放在桌上,那个装满奖章奖状和证件的小布包就在抽屉里,伸手拿出来就能说明一切,但它安卧于桌面之下,收敛所有的光芒,一动不动,沉睡。

这个李文祥,该要的他都不要,他还会伸手索取吗?他还会钻营谋求吗?他的欲望低到了尘埃里,他的境界高到了蓝天上。他是天地之间一面明镜,映无声,照无言,却使多少人折服,多少人省悟,又使多少人羞愧,多少人汗颜!

但他自己想得很简单:“国家还不富裕,自己苦点怕啥!靠自己可以生活,不要给国家添麻烦了。现在人家大了,比以前好过多了。过去困难都没要补助,现在啥要?”

有乡亲数落他:你种了半辈子地,还让女儿跟你一样?你能跟她一辈子?现在外面的人都在抢房买楼,你知道吗?这是人家始料不及的,已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。他轻轻地说,咱是庄稼人,还要靠劳动吃饭,不劳动吃啥?他说得坦然,说得安然。是的,舍生忘死打下江山以后,他没有一粒米不是靠自己辛勤挣来的,他没有一餐饭不是靠自己劳动得来的。虽然直到今天,他仍不富有,他依然清贫。

村主任董明亮说,北街村民年人均收入4000多元,老李家的生活水准在全村属中等偏低。

李文祥老人到现在,还是抽的一元多钱一包的假牌子香烟,只要冒烟儿就行。他身上的毛衣,是花25元钱买的。女儿初学裁衣送他的那件中山装,是用别人当过衣礼裤裤的降价价做的。

一股清流 荡涤世风的清浊 问我们:你活得干净吗?

参加革命64年,党龄62年,隐功埋名,深藏不露,甘为乡间野老,不少网友将李文祥视为一位当代隐士。归隐世外,放归林泉,“大荒山参得红尘透”,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古老情结。然而走近李文祥,你会发现,暴露于风霜雨雪的老人,忙碌于春秋秋收的老人,与白衣阁乡的所有老农一模一样,柴米油盐,喜怒哀乐,无所谓隐,也无所谓显……

正如他女儿所说:如果不是卢书记下乡偶然走进俺家,我也不知道俺家有这么多故事。报告会上看到那么多人为他鼓掌,我像做梦一样,没想到有这一天。但是,俺爹还是俺爹,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。

当一切恢复平静,这位老人还会安坐于村子里,徐行于家门口,如同一位寻常老农,还是一位寻常老农。

小乡村也“参得红尘透”。然而,一颗赤子之心参透的道理,朴素得如每天的粗茶淡饭,明白得如身边的流水行云。

村支书房灵镇送老人到省里参加春节团拜会回来,中途到高速公路服务区吃饭。在郑州两顿没吃饱,在这里吃了顿饱饭,老人随手捏起掉在桌上的饭粒放进嘴里。房灵镇忙去桌住,老人说:“掉了可惜。以前打仗经常饿着肚子,现在有米馍就知足了。”

这时老人身上还揣着个秘密。团拜会的果盘里,樱桃水灵地鼓着红腮,老人忍不住悄悄拿了两颗。“冬天的樱桃,给你小拿个吧。”家有两个孙子李壮、李显,小是4岁的李显。一路揣了200多公里,一进家门他就喊:“小,看爷给你捎了啥好东西!”摊开手掌,两只樱桃已挤烂了,小一把塞进了嘴里。

到省里出席报告会,老人被安排住进了最高级的宾馆。豪华的地毯,堂皇的套间,他睡不着,拄着拐杖往外转。太好了,躺在床上,床好,靠在沙发上,沙发好,面前还摆着苹果香蕉芒果。他吃了一个芒果一根香蕉,到床上迷糊一阵子醒了,天还不明。他一个人坐在陌生里,问自己:我不咋上这儿来了?

李文祥晚来迟了,女儿出生,他53岁了;女儿毕业,他68岁了;女儿结婚,他74岁了;女儿今年33岁,他虚岁87岁了。

李文祥夫妇一直以减去20岁的状态扛着重活。家里4亩地分成了六七块,最大的才一亩,人家大型农机不愿

来,至今都在用铁锨剗地,用镰刀割麦。前年夏天,85岁的李文祥在玉米地薅草时倒下了,头晕呕吐瘫在田里,幸好被村民发现送回家里。

女儿埋怨过多,如果不从福建回来当农民,她就是城市干部子女,爹娘也不用这么受罪了。爹开导她:不要嫌贫爱富,不要羡慕别人,自己好好劳动。

如今地里打的粮食够吃了,花钱要靠小两口挣。女婿李金存常年在省外打工,去年春节从聊城回来的汽车上,他当建筑工挣的6700元血汗钱被人洗劫一空。老人只好劝道:“钱丢了再挣,人安全就行。”

金英的性格酷似父亲,从小就像男孩子一样当家立势。17岁开始打工,走乡串户卖咸菜,赶集赶会卖布匹;当长途汽车售票员时,顺便给空饮料桶度皮;当铁道口稽查员时,抽空去空车皮里扫煤渣;又到一家服装厂当车间班长。她还学会了开汽车、开拖拉机。

去年7月的一天,爹又在村口接她回家,她一眼就觉出爹的嘴角歪了。一量血压,高压220,低压180。她路上三轮车送爹去看病,去县中医院要翻过金堤,她推不上去,只好走平路去新区中医院。爹一病40天,竟眼看不行了。医生提醒她:“抓紧给你爹准备寿衣吧。”她吓哭了,抓着母亲,在村北杨树岗子上坐了两个多小时,对着天空泪如雨下……想起小时候下田,爹舍不得她下地,说她我都这么大,爹笑了:“爹拉着你。”她坐在架子车上,爹拉着她,结实的背影在蓝天下一座山……

多愧对女儿的唯有一件事。女儿上到初中毕业,放学回来说,爹,我不想上学了。他知道女儿成绩还行,也想读书,只是为给爹减负担重负而辍学。可他当时一直闹着抽烟,半夜几次走到女儿床前,却一句话也说不出……误了女儿前程的事,现在只能向女儿抵上被省委书记发现而开的一份光荣。

李文祥不是圣人,也有无人分担的痛苦,也有无处排解的忧愁。含辛茹苦,忍辱负重,三年五载都不容易,何况整整50年!同样一个现实环境,别人能为个人利益找到种种理由借口,他却默默咽下了一切困苦,宁可委屈自己委屈亲人,决不改变初衷改变信仰,终使生活的一潭浊水变成一泓清流。

记者走进一个小修车铺,修车匠韩福运比李文祥大2岁,当年的发小,如今成了老帮。

门前正对一汪池塘,一泓春水倒映着嫩绿的芦苇,几只白鹅在平滑如镜的水面悠游,一幅恬淡的风景。

后面的小屋脏乱不堪,就是李文祥和一群老伙计的“俱乐部”。他们最大的快90岁了,最小的也近70岁。老伙计们知道,即使已经出名,文祥也不舍得离开这一个卑微而老迈的群体。

李文祥老人的思想从不落伍,每天必看中央台、河南台、山东台的新闻联播,视力差了就听新闻,然后讲新闻。老伙计们常聚他家,他打开老部队赠送的DVD机,播放《大决战》、《地道战》等革命战争片,边看还边讲解。更多时候,一群老汉是围在修车匠床头的电视机前,纵论四海风云。但有一小电驴,李文祥老人便保持沉默。如果有人提到向政府要救济,他拎起拐杖就离开。

采访第二天,发现老人点烟时火苗对不上烟头。次日早晨,老人在村口一接到记者,就高兴地说:我能看见你的脸了!记者问:昨天看不见吗?他说昨天看是一片黑。右眼白内障,左眼青光眼,脑血栓又使腿脚不灵便,血压不稳,口齿有点含混……然而当记者们回放录像时,发现镜头中的他目光炯炯,神采奕奕,一个帅气的老头!

在一群开心的老顽童中间,他也变得活泼调皮了。背着老伴和女儿,溜进修车铺偷抽支烟;老韩伸手向他讨烟吸,他揪老韩长长的白胡子;老韩叫他“黑老包”,他伸出拐杖柄勾老韩的脖子……在家没看过他大笑,在这小破屋里却不时听到他的笑声,看来在男人(即使是老男人)的笑声,他强大,他舒暢,他自在。

哦,那个迎风开怀的猛士还在!那个顾盼神飞的英雄还在!

他说,想想当年打国际台一个排只活下来3个人,打鲁楼塔击连队阵地上只剩自己一个人,“我已经活到87岁了,还有啥不知足的?”

他指着发了小韩福运笑道:他死了毙着我,我死了毙着他,一起回老家!

问他最高兴的事是什么?他像战士在队列报数一样大声回答:让他劳动,最高兴!

上工敲钟,最高兴!

在报告会上向大家敬军礼,最高兴!

一个敬礼 考验信仰的坚柔 问我们:你活得有意义吗?

3月31日上午,省委宣传部、省军区政治部、省委省直工委、濮阳市委联合组织的“李文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”首场报告会在省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。

9点多钟,李文祥老人到了会堂后贵宾室。老伴叮嘱他敬礼要做好,老人有点不屑:这个不用教,这是俺部队的事,敬个礼你一看就知道!

台上的报告团成员,除了李文祥的女儿李金英,其余分别来自范县武装部、民政局、白衣阁乡政府和濮阳人民广播电台。他们真情讲述的李文祥事迹,深深打动了台下1100多名省直和中央驻豫单位的党员干部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,心潮阵阵,泪光闪闪,1个多

小时的报告中响起了20多次掌声。

报告完毕,一阵安静,全场视线投向舞台入口——

两位白发苍苍的龙钟老人出现了。旧军装胸前挂满奖章的李文祥老人,手拄拐杖,与老伴相扶相携,缓缓走到了舞台中央。全场掌声雷动!

李文祥把拐杖交给老伴,努力挺直身体,抬起右臂,五指并拢举到帽檐,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哗,整个会堂简直爆棚了!所有人都情不自禁站起来,向这位老英雄、老功臣鼓掌,向这位老农民、普通人鼓掌。老人一言未发,却如黄钟大吕,用一个敬礼撞响所有的灵魂,考验着信仰,考验着党性,考验着人格。全场听众的回应犹如海啸一般,掌声经久不息……

兴奋的老人后来告诉记者:敬礼“我还打了半圈儿!”

那是他的即兴发挥:威武的军姿,庄严的敬礼,仿佛一尊高大伟岸的雕像,朝着全场听众,从左至右徐徐移动面容和目光——那一刻,苍老的热血也沸腾了!

省委书记卢展工动情地说:非常高兴河南省又涌现了一位先进典型,又有了一位值得领导干部、复转军人和广大党员、人民群众尊重和学习的楷模榜样,又有了一位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优秀代表。

这是一个由省委书记亲自发现、亲自发掘、亲自发布、亲自发扬的先进典型。卢展工先后3次在全省党员干部大会上推荐李文祥事迹。省委、省政府、省军区作出了向李文祥同志学习的决定。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先后作出重要批示,要求大力宣传李文祥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。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中国新闻网、解放军报、光明日报、经济日报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央电视台等组成采访团进行了集中报道。新华网、人民网、新浪网、搜狐网、腾讯网、大河网等纷纷转发李文祥事迹。今年2月,李文祥被中央确定为“时代先锋”入选人物;5月,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评审小组开展网上投票推荐活动,李文祥成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预备人选。

这是一个现实意义强烈、历史意义深远的时代典型。李文祥这个典型,虽然地处偏僻,却已触动社会敏感神经;虽然身居微末,却已直指世道人心。他的思想与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对应,他的行为与当代人的生活方构成了对应,以一个常人的声音,以一个哲人的声音,向世人发出询问、探究、追问甚至拷问。这是社会转型期非常需要的正面典型,这是和谐社会非常需要的模范典型,必然引起党员干部的心灵感应,激发广大群众的情感共鸣,赢得广大网友的关注认同。尽管他本人并不自诩,却将会作为当代中国人的代表,作为当代河南人的代表,进入21世纪经典楷模人物的长廊,名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青史。

这是一个听不厌、品不够的感人典型。李文祥的人生长河,融汇了多义多元的丰富内涵,既符合核心价值观念,也符合普世情理,超越了领域行业的界限,具有全社会的普遍意义。因此巡回报告团所到之处,从省会到各市,从机关到部队,从领导干部到基层群众,从老人到青少年,无不为之肃然起敬,无不为之打动动容。省直机关工委组织听了报告以后,又把专职机关党委书记联席会议开到了学习榜样的现场;团省委召开“五四”群英会,把李文祥列为全省青年的学习榜样……这股强大的冲击力正在扩散,直至全省各个角落。

并不是每个先进典型都能如此。李文祥事迹为什么在全社会产生强烈反响和深刻影响?

省委书记卢展工总结了这一典型的力量所在:一是具有真实性,事迹很真实,可信所以可敬,可信所以可学;二是具有持续性,64年如一日永葆本色,没有松懈,没有间断,无论人生怎样跌宕起伏,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矢志不渝;三是体现先进性,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党的先进性,怎么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。这个典型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什么是革命传统,什么是革命精神,什么是党的先进性,什么是对党对人民忠诚。

有着伟大的追求却依然平凡,怀着满腔热血却依然平静,有着极强烈的责任感却依然平常,李文祥作为省委书记卢展工所说的“三平精神”展现了一个极为贴切的样子。

当卢书记鼓励李金英向党递交入党申请书,争取成为像父亲一样的人时,老人告诫女儿:“能给你个党员么?你要符合入党条件,好好学习,把工作做好。入党没诚意,好不好?”

小布包里的《中国共产党党章》,不识字的老人为何一直保存了半个世纪?他捧着这可以触摸的理想信仰,说:“这是教材,让自己知道共产党员咋样。”

党员就要有党员的样儿!听他重复当年指导员的话,记者问:共产党员应该是什么样儿?

他说:“入党要有诚心。党跟咱老百姓一心,党不会变,党员也不能变。人变了,命就交给给了。有的人觉悟不高,他不懂。党员就要起模范带头作用,战斗最吃紧的时候往上冲的是党员,不打仗的时候工作成绩最好的是党员。我这个党员不这样做,群众就会看不起我。打仗不带头,生产不带头,光凭关系好就入党,就是给党抹黑,降低党的威信。多为自己考虑,那

党员就不合格。都想为个人考虑,那就毁了,社会主义干不成了。”

老人感慨:“当一名共产党员,说也容易,一心干革命,就叫干啥就干啥;说不容易也不容易,啥事都要带头,都要比一般群众强,吃苦在前,幸福在后。”

但现在也有党员很享福呀。记者说。老人凛然摇了摇头:“不享福!现在老百姓还没享福呢,还有好多穷人,咱能享福?咱俩老百姓幸福了,咱就享福了。”

老伴陈宝珍向丈夫跷起大拇指:“这个党员是用性命换来的!”

记者问:你当过妇女队长,为啥不入党?

李文祥老人轻轻地断然说:“她思想撵不上。”

“撵”,就是不能停顿、不懈追赶、不断提升。老人说出了个哲理:紧跟跟上时代发展,党员的思想是要“撵”的,党员的标准是“撵”上去的,党的先进性是“撵”出来的!

面对无边无际的清寂,记者向他提出一个艰难的问题:在这么一个小角落里默默无闻50年,你不怕忘记你吗?

老人的口齿突然变得清晰:“共产党不会抹煞人。有功的人,共产党不会忘记你。品德好的人,都有人记得。现在不知道,将来以后会知道的。”

“我的成绩都在本儿上写着呢!”老人说的“本儿”有两个,都是他被省委书记发现并经媒体报道以后浮出深水的。

一本是247团老团长刘竹溪的日记本。今年初春,老人接到来自南京的电话,对方是刘竹溪的儿子,老人一听呼腾站了起来,立马想去看望老团长,可老团长一年前去世了。在老团长留下的日记里,他儿子查到了李文祥的名字和战斗经历。

还有一本是老部队送来的《83师师史》。三野番号撤销以后,28军1952年归福建军区领导,1969年换防山西侯马,大同,1998年撤销建制,83师改编为山西省陆军预备役83师。今年2月,83师领导从《解放军报》一得知李文祥事迹,立即赶往河南范县。

那天,特意穿上旧军装的老人,在村口从清早一直望到傍晚。68岁那年,他看了渡江战役的电影,曾带着女儿到福建三明,到处打听老部队的消息,却渺渺不知去向。今天,整整55年后,老部队的战友终于和他紧紧拥抱在了一起!战友带来一箱83师获得的奖品,老人一件件亲手触摸;播放247团的影碟时,老人的眼泪扑啦啦地掉;当济南战役后那“永镇门爆破队”锦旗也特地从博物馆借出来放到老人手中时,老人已看不清了,他含泪抚摸锦旗,说:“俺看着俺的家了!”

从《83师师史》名单中听到陈景三、刘玉瑞,老人又惊喜地叫道:今天我找到他俩老首长了!一个是俺的副军长,一个是俺的营长!

这时记者顿然明白:李文祥老人,他从来没有孤独,他永远也不会空虚。除了现实生活中的亲友,他还有这一群灵魂的伙伴。共产党员的荣誉感,革命军人的荣誉感,这不容玷污的光荣,这不可亵渎的尊严,成为他之间永远的吸引和支撑,无论是尘世还是天堂。沉默的50年,其实充满了意义,他在向老首长们行着一个漫长的军礼。

“尖刀上的刀尖”,从战争年代的出生入死竭尽忠诚,到和平年代的安贫乐道矢志不渝,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考验中,他从没卷刀,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,贫贱不能移,平淡不能混,始终是一柄锐不可当的刀尖。

87岁老人气昂昂地告诉记者:“我是一等预备役”还可以第一批上战场”“被列入陆军步兵指挥类军官第一等预备役的他,军人习惯一直持续到至今,每天准时中午12点开午饭,下午5点开晚饭。他抱着战友送来的军棉被和军大衣,说:我最想这了!周围村子的青年入伍,他都要去告诫谈心。他现在的最大愿望,就是让儿女把两个孙子好好拉扯大,将来送去参军!”

最后,记者挑选了年轻网友的一些热评,念给已是偶像的耄耋老人听:网友“爱要”说:李文祥是没有英雄光环的英雄,是老百姓没有异议的典型,这个典型早就应该树立,“执着的”说:什么叫真正的淡定,这才是:“随心而动”说:现实中谁又有这种境界呢,反正我没有,所以我心里是无限的崇敬,“李国征”说:李文祥老人的事迹,绝非是灵光一现就又回归历史不再提起那么简单,而是厚重得不能再厚重,叫人永远不容易忘怀的那么深刻……

李文祥老人没有吱声,显然他明白什么是网友,但他相信,这些孩子中间将会有他的薪火传人。

尾声

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,一直到极致。平凡、平静、平常,一直到极致。当省委书记卢展工解开那个小布包,历史真实幡然复原。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,我们听到了大音的深邃之声,看到了大音的圣洁之形。

卢展工强调,李文祥先进事迹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建设中原经济区已经写入国家“十二五”规划,上升为国家战略。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伟大实践中,全省广大党员干部都要向李文祥同志学习,为建设中原经济区、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,始终如一,矢志不渝地去做、去实践,把各方面工作做好,把河南建设好。

英雄不老,永远屹立天地之间!